厚齋易學

一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三十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六

經下篇 渙 節

䷺ 坎下 巽上

渙

彖贊曰風行水上渙

雜卦曰渙離也

李氏曰下坎上巽順以免乎險也故卦有難離及離乎險之義

李去非曰物之凝結則聚散則渙人心如風之行於水上流放而未定也斯散矣此以坎險言渙也

張舜元曰風行水上其水必釋東風解凍之象

王氏師心曰渙斯散矣所謂渙然氷釋也散則離所謂洋渙也

都聖與曰人之遇難也對之以剛健則相攻而難

成對之以柔巽則相和而難解此險而健所以訟

險而巽所以渙也

馮當可曰否體升降而為渙亦憂患消釋之時

來乾本上坤本下否塞之象也今坤之六自二而升

四乾之九自四而降二雖下成坎險而上成巽順

巽風行乎坎水之上水流渙散而巽之木行乎坎

水之上險難以濟此卦之所以為渙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說卦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右明卦用

序卦曰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林黄中曰自兌渙下變為坎上反為巽三五不動而成也

程正叔曰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

義
石守道曰凡人既能和說於民必能散其患難
李子思曰巽兌之後以巽遇坎而爲渙以兌遇坎
而爲節此巽兌二女之涉險而其象如此也渙節
之後繼以中孚者巽兌二女之自相遇也繼之以
小過者震艮二子之自相遇也終以既未濟者坎
離男女之相遇而交與不交也故六十四卦之序
演而至於既未濟則乾坤六子相遇之象畢具而

先後之相次義類之相從莫不各有深意存焉今序卦之所論特舉其一端以詒後世而其自然之畫灼然之理則有不可勝窮者

右明卦序

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贊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李氏曰渙有難散及離險之義難散而離險則亨

矣

馮當可曰渙未變則否矣四降為二得中正之位乾體雖散而不失中二升為四有順長之德坤體雖散而不失順此渙之所以有亨理

案大抵否變而渙散其塞則通矣渙之所以為亨也

右明亨

陸希聲曰人氣聚則生散則死聖人以神氣渙散乃立宗廟以萃聚之是以渙萃二卦皆言王假有

廟所以明聚散之理為教化之宗主也

李子思曰萃之時因民之聚而立廟以堅其歸嚮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而渙之時憂民之散而為之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志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人心而堅凝之也

李仲永曰莫不有家而王之有家者大故曰王假有家莫不有廟而王之有廟者大故曰王假有廟

案假或讀如格亦有此訓以孔子贊家人渙萃觀

之則格之為至艮是煞易之稱王假者四而豐又
一言焉孔子乃曰王假之尚大也一經用字无二
三之理故當以豐為正
林黄中曰萃之廟在四而渙之廟在五各應其時
義也說者皆襲焦延壽之論以上一爻為宗廟愚
謂不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其在都邑之中矣渙自
五以下有廟之象　又曰自五以下有七廟之象
案七廟象想以畫數三陰爻六畫而一陽爻一畫

通為七也蓋三爻之艮為門闕謂一陽爻在上為屋二陰爻在下為闕高巍之象也故萃自四以下互體為艮渙自五以下約象亦艮也則黄中謂萃在四而渙在五者以上一陽爻言也家人之上卦巽九五一陽為屋而六四耦畫即為門象而非闕之高也同人之初九于門亦以六二一爻言之也故九五為有家然而家人之五渙之四萃之五上爻皆一陽爻陽大也此所以三卦於有廟有家皆

曰假與此卦九五爲君位乃在廟故孔子曰王乃在中也

右明王假有廟

蘇氏曰以坎爲水巽木乘之所以利涉

程正叔曰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有乘木濟川之象涉則有濟渙之功

李子思曰十三卦之制器舟楫之利蓋取諸渙則是黄帝堯舜之時已嘗取此之象而爲利涉之用

矣

毛伯玉曰所以渙者風水相激也乘木利涉又所以濟其渙聖人用卦用象用爻之法其變也如此

右明利涉大川

毛伯玉曰利貞者九五之中正

陸希聲曰物散則失正故利貞

程正叔曰合渙散之道在乎貞固

朱子曰其利貞者則占者之深戒也

案渙之時非以貞固之道行之則人心不復可收矣九五居中當位以陽居上皆貞之道也然以六畫攷之則當位者四爻所不當位者三上兩爻耳不正固不勝於正此其所以以貞為利也

右明利貞

李季辨曰九五渙之君也渙而欲萃必萃於五故卦爻皆歸於五九自四來二與五為同德之應六自二往四上同於五而為同志之臣五之所以成

渙之功者以此二爻

毛伯玉曰九二來而治其渙九五之命也六四得位乎外而收其渙者九五之故也

洪氏曰渙之所以亨難之所以散天下難散則神靈顧歆而民心愛戴以享先王則可以有廟以涉大川則可以有功非盡亨之道者孰能與此

案觀孔子之彖則全在二四兩爻九六往來成夾輔九五之功所以亨渙而王者之有廟以之涉川以

之貞固皆兩爻之力也

趙氏曰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難之散也則為渙及其下之聚也則為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

右總明卦義

初六用承馬壯吉

贊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正叔曰二陽剛壯初陰柔弱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託於剛壯之材以出險必有濟也

程可久曰九二剛健馬之壯也本爻順承用承馬也

朱子發曰二爲剛中之材坎爲美脊之馬

吕與叔曰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剛健與明夷六二同義

洪氏曰初與二皆在險求以出險何患乎異心故九二聽初之承已而初六資二以有行以動則壯以勢則順孰能禦之哉

案九二所以未出險者以二陰陷之也然初六之陰在險下柔弱亦不能以出險二之材足以出險而陷焉者初之位應四而爻不應二之九本自四來而欲歸四則正與已應是初與二之情同也同心以濟而不為險陷則六三之一陰在外豈能制

初二之協力以進哉此其所以吉也

右明象占

劉氏曰六爻獨初不言渙以當其時未渙也

趙氏曰陰柔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渙難者也

程正叔曰渙難之勢辯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於渙也

右明爻義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贊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程正叔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

王介父曰奔者速辭剛之為物能速者也

朱子發曰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之情不忘乎四猶逃亡之人不忘故國　又曰二能奮身出險上奔於四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互體震故也

張子厚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而悔亡若

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馮當可同
案自初言則已欲應四而傳二以歸故資二以為馬承馬而壯吉自本爻言之則已欲歸四而恐初之累故傳初則有悔奔机而悔亡机之義說者以為所憑之几非也几說文象形所据者也机說文木也二字義不相蒙周官五几亦不從木然則机机木也人之離家困於道途則依木以休息詩所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也休文从人从木也四者九之故

居也今離之而在二人情渙散又陷險中思歸其
故居則机之象也何也几象形四之六居九下奇
耦之畫有几之象而巽體木則木中之机也机可
休息故奔而歸之猶困於道途之人汲汲求木以
休息也曰其者指爻之几也此机乃九之机今自
二而奔歸之也聖人立象以盡意精微如此或曰
當渙之時人必求主爻義皆歸五而今皆奔四何
也曰至四則歸五矣四近臣之位也二欲歸其位

者也初欲因之以達於五者也
右明象占爻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
贊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劉氏曰當渙之時陰必傳陽此爻體坎趣下宜喜於傳二唯能志在於上而脫身以從之始離於險而无悔焉
趙氏曰猶在坎體故所渙唯其躬而已

李子思曰坎之二陰本為險陷者也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其作易者教之以往為上九之應而離險者乎

張子厚曰援上而進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李季辯曰應上而上無位不若身自拔而歸五

程正叔曰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案以爻義言之本陷九二爲險者也以爻情言之鄰

應皆陽二隣近而上應隔五坎性下趣而不上宜

趣二者也然當渙之時物情皆求渙散其難幸出

險上坎水在下風以散之外卦有二陽焉一爲正

應一爲大君僅以身脫而求往依之庶無險難之

悔以卦體則在諸爻皆欲趣五已不得而獨異以

爻義則在諸爻爲獨有正應已不當以相違孔子
曰志在外也上五皆外未知其孰從
右明象占爻義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贊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呂與叔曰自坤六二上居於四離陰之羣上比於
陽出幽谷而遷喬木者故元吉五處乎高九五也
馮當可曰四以初三兩爻爲羣同類故也然五方

得位正中最近于巳二又不應之是賢明之君未
有其物以成濟渙之功四則渙其羣以傳之故元
吉五在四上高丘之象
程可久曰渙其羣則承上者專故元吉丘高而聚
五能定渙之象今不系其羣而承於五至使等夷
者不我思則心迹俱渙公爾忘私矣
薛氏曰丘聚也得位上同散者聚也
張舜元曰約象有艮

衆卦之位莫善於四何也當天下渙散之時人主方為立宗廟以疑聚人心臣下亦罕有親己者上在外而不相比二在下而不相應初遠己而三僅以身免上下皆解體矣當是時唯有本爻近而相得親密合志以收聚天下之渙故初則承二以求應二則奔机以求復己又離其陰險之羣以密親於五故能凝聚天下之渙於五有高丘之象焉此其所以元吉獨善於諸爻而非其陰險之羣所得

思戀者也羣乃其等夷也

郭子和曰羣者天下之羅於難者也能渙天下之羣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渙其一身故元吉

此亦一說可以旁通而曲暢也

右明象占爻義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贊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耿賾道曰險難既散人方安集此宜出大號改視

易聽之時
李去非曰宜有大政令以收人心
李氏曰體之宣布曰汗君之宣布曰號
鄭少梅曰人之一身陽主氣陰主形元氣蒸而為汗流而為血二陽散於外故言汗言血二陰分於中故言躬言羣
程可久曰汗由中出浹於四體亦猶大號由君出而浹於四方也氣之閉者得汗而通德意志慮有

所未孚大號渙然而天下之志通矣

毛伯玉曰如病者之汗而自解徧身周浹无所不通漢儒說易以王者之號令如汗出而不反後之學者皆宗之涕唾涎液皆不可反何獨汗也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渙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案渙有險難既散之義亦有人心離散之義蓋險難

後人心固離散而未收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天下之正位渙然發其大號於天下散其居積以收人心如病者之汗周浹徧體而流通也如此而後僅可无咎蓋人心之散久矣此周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之時也汗由上渙其血取象聖人作易近取諸身至於涕洟血汗无所不備如此

右明象占

上九渙其血去惕出无咎

贊曰渙其血遠害也

卜子夏曰獨應者多至於爭

洪氏曰血者陰之傷

張舜元曰巽為風應于六二之坎坎為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為用渙而運之則為榮結而聚之則為害風行于上血渙于下陰陽流通是以遠害而无咎也 李泰發同

劉氏曰當渙之終王位已正而已猶處上焉儻居
而不舍咎所由致也
朱子曰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
案六三與己正應當渙之終求應乎己而離險難者
也而間於九五焉九五大君也又陰陽之情相好
不從乎己收天下之渙而乃過我門而不入焉則
傷之者至矣本爻在一卦之外而无位不敢爭之
于五也則三雖傷而離之使去己必惕而遠之而

出則可以終渙而无咎也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葢止於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凡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其知難及保身之道也

右明爻義

郭子和曰初二四五皆能渙難者以初比二四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幸矣

案渙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為象初承馬而二奔机三渙其躬而四渙其羣五渙其汗而上渙其血益當物情渙散之時皆兩兩相比以相依不散也位一陰而一陽九六又變動不居故吉凶悔吝殊焉

右明六爻

䷻ 兌下坎上

節

贊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

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贊曰澤上有水節

雜卦曰節止也

程正叔曰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

蘭惠卿曰澤上有水不虛不溢適當其分謂之節

林黄中曰水无節則汎政无節則蕩

馮當可曰當乾之九三来升坤之六五来降其卦

泰也物泰則當節卑者升之高者降之已有節之義

程可久曰裁其過之謂節

李元達曰節之名生於有過為其有過而節之

郭子和曰有過則有節不及則無節也

李去非曰坎水之既盈為澤有節而宣洩之有度所以防其過也聖人達節賢人守節其下者失節

王氏師心曰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之自然

而節制焉節也者无適而非自然矣

李季辯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節節則也理之不可過者也

劉氏曰節者止也物无節則莫知止而或逾其分故人之情欲君子之德行國家之財用皆貴於有節焉

洪氏曰節者非人之所欲也節以分義則貪者不得逞節以檢拘則縱者不得肆大小有節而誇者

悲進退有節而躁者憂

張敬夫曰周官所謂六節者其器也烈士徇節者其道也處節之道要在識時而知變

右明卦義

象贊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右明卦用

序卦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程正叔曰物既離散則當止之

林黄中曰渙之反也自渙之節坎反居上巽反爲兊二五不動而成也

右明卦序

亨苦節不可貞

贊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程正叔曰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

歐陽永叔曰苦節而太過行於已而不可久也

李泰發曰事得其節則可以通行於天下故亨

朱子發曰所謂節者剛柔有節而不過乎中故亨易窮則變守而不變苦節也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則違情性之正物不能堪豈通也哉

李氏曰節以甘為亨以苦為窮所謂甘節者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亨所謂苦節者損抑過常使人惡而不懌故窮也

案節者節其過而約之於中人情甘之所以亨也

節之過而不得其中人情苦之所以不可貞也甘味之中也於五行為土以坤之三陰言之分坤之五以節乾剛之過之象也苦味之過也於五行為火以上六言之易窮則變變則為中孚疊離之象且在上也孔子之贊其微義不過如此陰以下為貞上以六居之雖為當位之貞而陰非所安故有不可貞之象上六亦曰貞凶

右明卦象占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贊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李泰發曰以陽剛之材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外不可往也自守以正謹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者也故可以无咎

耿睎道曰剛實在前塞而不通

王介父曰九二近而不相得隅塞之時也

李元達曰初陽奇故稱户二陰耦故稱門

案說卦文以陽奇為闢户陰耦為闔户易之象其物宜不一而足也

馮當可曰初則二蔽之二則无蔽之者二猶户三猶門四猶路也　又曰居一卦之内四雖其應初不應之為不出户庭不為物引也物交物則失矣

李季辨曰居節之始人心與物交則為物所引傷財害民皆由此生能謹密而不出則无咎矣當其在下可以无出然非終無出也至二則出矣

毛伯玉曰澤之始有水也當蓄而未可洩雖户庭不可出也况門庭乎九二可以通矣不通則溢而敗其防失節甚矣

案節之時行止貴有其節一卦唯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無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蔽坎窞之陷陵節之僭也此知節者也

右明象占

説卦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程正叔曰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節之初為戒甚嚴

洪氏曰時可處也外雖有應其處也不為失時時可出也外雖无應其出也不為干時

李子思曰當節止之始剛未得位而又未得中未可以有行

楊廷秀曰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將有以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節天下者五也節一家者四也節一身者初也

右明爻義

九二不出門庭凶

贊曰失時極也

程正叔曰不至于外不從於五也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

李氏曰剛既得中可以有為

李去非曰陰虛在前无有阻塞而乃不明出處之節故聖人戒之

朱子曰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李泰發曰互體為震變亦震震為足有可行之象而不行凶之道也此節之不得其中者豐之上下

與此爻時異而象同

張舜元曰明夷于出門庭亦取震象

馮當可曰自初至二猶自户而至門

案九五當位以節陷于坎險正賴本爻同德以相輔者也互體震足前無蔽塞可以行矣而坎險正陷約象之艮在前而止之節又有止義此其所以不出門庭而致凶也凶非特本爻也五亦凶矣孔子曰中正以通節所以亨正謂二五而經乃有此

象何也曰卦與爻異一經皆然

右明象占爻義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贊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李泰發曰險在前此可節之時而不知節

王介父曰不能節而嗟則是能自悔者也故无咎

李仲永同

程可久曰處不當位過中而乘剛不節者也嗟有

自怨之義中有止象故嗟若之後其究無咎也贊曰又誰咎也與出門之爻同略例創為新說與繫辭不合

張舜元曰兌為口嗟之象

趙氏曰說極則悲故不節則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所以為節者澤也所以為澤者三也故節與不節以此爻當之

劉長民曰節之爻唯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節而不節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歎蓋過中不正乘剛履險不節者也

鄭舜舉曰下體之極則當變故發此義能傷嗟以自悔其誰咎之

李元達曰臨之六三失臨之道而既憂之節之六三失節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補過為善故也

彖以二體言則下卦之終當節之位也以卦象言之則澤止於此水之受節者也又以卦變言之柔自五來節剛者也而象乃謂之不節若則嗟若何哉節貴中不貴過三失節而已欲節之將有苦節之患此其不可節者也（柔節剛亦只節下二爻）澤至上則溢爻畫耦有究而決之象此其不能節者也（亦是六過）本居君位今來此多凶之地思反其故居而不安此其不安於節者也故聖人係曰不節若以不可

節之時有不能節之材又有不安節之志自上而失身於此徒有嗟嘆而已

右明爻義

六四安節亨

贊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正叔曰以陰居陰安于正也

李泰發曰居近君之地能畢能遜以承上安於臣節者也

馮當可曰初之應也初戶庭不出四為失應然上有陽剛中正之主我實近之得所託而安故為安節以柔居陰初閡於二而不我應安於所節者也安節云者各當其分之謂也然上比九五之君亦無正應故得通於五而道亨或曰五自往上亦不我顧何以能亨曰兊澤其道上行水節於澤亦以上行為事猶井之用也下卦初二兩爻不上行故有凶咎上卦四五兩爻上行故得吉亨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所節者水也節之者澤也四坎體受節者也

王介父曰屯者剛柔始交之時故六四以從初為正節者剛柔分之時故六四以承五為正以初為屯之侯五為節之主也中孚既濟之六四與此同義

趙氏曰古者王后之用有司不敢會大臣得以九

式而撙節之正應此爻節也者中其節之義也在學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品節在財用為撙節在物為符節在臣為名節在君帥為節制之節唯其時物之所取象爾

右明爻義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贊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都聖與曰書曰土爰稼穡蓋土於五方為中而其

味為甘甘言味之中而人之所說也

王氏師心曰甘者人情之所尚故往則有尚

李子思曰坎之彖曰行有尚五亦坎之中爻不可自止乎險中而亨通之節也

蘭蕙卿曰自否之三往居天位所以致吉而有尚

馮當可曰五節之主節度一世者也不强人以所難然後天下甘之五居中為甘自三而往為有尚

案節度一世必酌中而為之節則天下甘之所以

吉也自此而往誰能廢之故曰有尚若取象則馮
説最為得之
右明象占
李氏曰為節之主而使天下說其為節者剛當位
而得中也
程正叔曰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毛伯玉曰澤節水者卦也為節之主者爻也
薛氏曰甘臨而无攸利者在下用甘以佞進也甘

節而行有尚者在上用甘民說從也

右明爻義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賛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

正義曰節過苦物所不堪不可復正

都聖與曰土以居中作甘甘者人所說也故又為

甘心之甘火以亢上作苦苦者人所患也故又為

疾苦之苦

林黄中曰坎之究為離居卦之窮則變是以其味焦而苦也

案本爻變則為中孚故受之以中孚亦有疊離之象

程正叔曰守固則凶悔則凶亡

王介父亦有此説

程可久曰苦節而正固故凶悔則不為正固之行

節而行有尚者在上用甘民說從也

右明爻義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贊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

正義曰節過苦物所不堪不可復正

都聖與曰土以居中作甘甘者人所說也故又為

甘心之甘火以亢上作苦苦者人所患也故又為

疾苦之苦

林黄中曰坎之究為離居卦之窮則變是以其味焦而苦也

案本爻變則為中孚故受之以中孚亦有疊離之象

程正叔曰守固則凶悔則凶亡

王介父亦有此說

程可久曰苦節而正固故凶悔則不為正固之行

而无是凶矣說卦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李子思曰節卦悔亡之義與他卦不同

此說出於程正叔如元亨利貞與吉无咎貞凶之類皆文同而義異何但无咎悔亡也

右明象占

石守道曰非聖人之中道過守其節不可行於衆孔子見喪三年則曰難為繼也見奢儉之不得中則曰難為上也難為下也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

文亦欲夫人之通行爾

李氏曰陰性吝嗇而處於上過於為節者也

趙氏曰三戒其不節上戒其苦節過猶不及其失均也

右明爻義

蘭惠卿曰六爻以當位為吉不當位為凶下三爻澤未有水未節者也上三爻有水受節者也故初之户庭二之門庭皆不出接物三又有不節之嗟

至於四始安於節五甘於節上之過中亦苦於節自户而門以至不節自安而甘以至苦節各有序也初不出户四則安矣皆以下也二門不出五則甘矣以中之正不正也三不安節上則苦矣皆以極也然又如渙之兩兩相比取象户之與門不安之與安甘之與苦象皆相比以相反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三十

厚齋易學卷三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七

經下篇 中孚小過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案中孚義猶无妄也有正有不正如盜賊之相孚男女之相期士夫之死黨小人之握手出肺肝相

視皆孚之不正者也故曰貞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案字以羽族孚子為象故六爻皆有取於此虞是山虞防守山林護鳥獸之卵胎斧斤捕獵非時不得入也是故中二陰爻孚者也卵有孚有不孚六三失信不孚者也六四當位孚者也爻之序自初至上九二得中而先者也故為鳴鶴九五得中而後者也故為子和初在前防其巢者也虞人是也上

最後雞而飛舉者也翰音之登天是也初當位故
吉二陰孚最近者二五是也爪翼覆之而孚於上
皆隔一爻非能孚者也故二爻皆不取孚義故不
專心致志防護山林而有它志則羣鳥不安矣有
應在四故設此戒耳燕或取燕雀之象兑之初七
月末社燕猶在也過此之它則巽在東南又明年
矣社過則无燕故有不燕之象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案燕爵皆取飛鳥之象諸爻有應皆有關隔反无應義唯二五无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故有取鶴鳴子和之象或以鶴為胎生非也豈有不卵生羽族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案易凡有應而不得應者必鳴以求其應如鳴謙鳴豫是也今卦取鳥之孚卵故以翰音為象爻應六三而九五隔之本爻乃登於五之上而呼之有羽翰之音登於天之象又曰卦中虛故多取聲音象又曰雞之鳴必信而巽又有此象禮有此名宜无疑者然恐周家備此名物夏商之質未有此稱則亦恐泛以羽翰之音為象而聲聞於天詩亦以此稱鶴則於斯二者難以臆說定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雜卦曰小過過也

朱子曰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陽小者過也

李子思曰二陽畫處不中之地失位而無權陰畫乃在二五居中用事而初上二陰又從而佽助之則是陰盛陽微而小者之過可知

程可久曰剛在外而柔居於内於理為當故為順

為中孚柔在外而剛揜於內於理為過故為大過
小過四陰揜二剛又為小者之過也
案以未重之卦言剛蘊柔為離之麗柔揜剛為坎
之陷義可見矣
司馬君實曰陰之過差者也
李元達曰大過上下不當其所而本末皆弱能過
越小者而已小者之材不足以有為能過越大者
所以為過也

案易二大小卦小畜為小畜大而大畜亦為大畜大何也下卦皆乾陽也若乃大過則為大過小小過則為小過大何也多寡之不等也李氏之説其義然矣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説卦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李泰發曰自中孚二爻相變上下反合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得中

毛伯玉曰中孚卵之象小過飛鳥之象未化則為中孚已孚則為小過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明小過之以反對次中孚也序卦者言其理此言其象

卦之為序當以彖為本指

右明卦序

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贊曰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程正叔曰卦自有亨義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貞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

大者豈可過也

李氏曰易以陰陽之剛柔定大小之分故剛過而中為大過柔得中則為小過小者之材所以過而亨者以其得中而不為已甚也過以趣時為正唯時不能然過以矯之所以為正也得其時則柔足以有為故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假二五而言也非其時則剛不能以有為故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假三四而言也

趙氏曰合全體而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析二體而言之則柔得中而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

程可久曰小者既過也而位上下之中故亨也夫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為正故利特不可常爾柔者妻道也臣道也子道也雖曰得中止可用小事剛者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以其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

朱子發曰譬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
葛无非正也
毛伯玉曰卦有飛鳥之象中孚有卵化之象鳥飛
則兩羽翼成矣是以不繫之元而但言亨利貞也
右明前象占
贊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
陸希聲曰柔在内而剛在外有鳥孚卵實之象變

為小過則剛在内而柔在外者有飛鳥之象大者在内其道未顯故不可以上行而可以俯就

李季辨曰上體飛而下下體飛而上飛鳥遺之音謂上六也上極而亢有遺墜之音飛上者逆飛下者順陰道不可令居上故卦言不宜上宜下贊言上逆而下順也

李泰發曰陰柔得位而為主上下皆小人也君子於此時有飛鳥之象焉鳥飛而遺其音猶君子當

遐舉遠引而棄其聲名之時也二剛在内君子也
四雖上承於五而進則犯上故不宜上二能承三
三退則得所承故宜下也知難而退吉孰如之
正義曰鳥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
蘭惠卿曰上卦四五陰陽皆失位故不宜上下卦
二三剛柔皆當位故宜下
案全體有飛鳥象而二體各飛則從其所好震動
而上上飛者也善鳴則有音也艮止於下下飛者

也上飛者其聲音有遺尋其聲則矰弋得以施之故不宜上也下飛者雖有遺音而反山林則得其所棲矰弋所不能施宜下大吉也大指陽爻則九三也此象專為二陽爻為之謀也陽君子也當小過之時陽擯於陰而求脫者也如鳥斯飛則引去者也身雖引去而聲音有遺若猶戀禄仕去本朝而出仕人國則矰弋之所不免也唯反栖山林而不出則大善矣不宜上宜下猶曰不宜出宜反也

右明象後占

初六飛鳥以凶

贊曰不可如何也

李子思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寄之初上何也棟梁之用必處於室之中而飛鳥之逆順則見於上下故也初之飛在下而以其繫應而上飛勢不可遏殆將以此取凶

李泰發曰以陰柔處於艮下可止者也而正應在

四四為動初不能止靜如鳥之飛未知前有矰繳之虞凶之道也

案郭景純洞林曰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鳥飛以翼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兩翰也故鳥飛象焉

右明象占

司馬君實曰以凶者止過宜在初也與坤象之初同皆戒於初而慮於終也

蘭惠卿曰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

則有凶聖人之救過戒人深矣

右明爻義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蘭惠卿曰初者陽位祖也二者陰位妣也臣也三者陽位又以陽爻居之君也六過初而居二是過其祖而遇妣居二而未至於三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閨門之内私恩可過故妣可以過祖朝廷之上公義不可過故不及其君而遇其臣臣不可過

也

王氏逢曰處中以正可以過也知其分而止焉得所遇也

劉氏仲平曰祖妣内也内則主恩仁之過也君臣外也外則主敬義之别也

張知常曰相過之謂過邂逅之謂遇

李泰發曰以柔居陰位臣子之道也小過之世以中爲遇焉配祖則妣也承君則臣也

案爻止以艮三畫取象不及震又自取新例祖妣君臣之爻位所以說者多不同唯蘭王數家得之蓋六位一定而不易六爻變動而不居以六言之自初至二前有陽爻以止之故過初而過二不及三而止曰其云者指二也故初內為祖而三外為君六過初而不及三乃遇二也二與初配則妣也猶丑之配子位相比也二承乎三猶臣也猶地之載人位有間也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況初陰鬼道也三

陽君道也或曰卦以五為君未聞以三為君者蓋古者諸侯皆有君道在上體則通全卦言之五大君之位天子也以八卦言之則下體自為一國諸侯也全卦則上兩位為天而五在下配天大君也下卦則三位為天在上卦之下國君也諸卦三有取象於公者即諸侯也配王則稱公配天子則稱諸侯配元后則稱后配大君則稱君又何疑焉

右明象

贊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正叔曰過臣之分其咎可知

案无咎之義繫於君臣而不關於祖妣故贊之義

云然遇臣而不及其君本宜有咎然卦體爲小過

則君不可過與其過也寧不及也故无咎也此爲

士之入人之國得遇其臣而未見其君之象然過

祖遇妣亦非有咎者也

右明占

李仲永曰諸爻遇則弗過過則弗遇唯此爻得中
故有過有遇
案小過之世得中為貴五中而失位又不如二之
位當也特過於陰故僅止无咎而已
右明爻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贊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李季辨曰爻居下卦二陰過陽不過爻必防之若

從之則被其戕而凶也
朱子曰小過之時事毎當過然後得中此爻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筮之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李子思曰陽不能過陰而慮陰之過以傷我則要在周防而捍禦之苟以陰私近比之故而俯從之反與之狎暱而不知戒則或受其戕害之凶矣此爻以剛居陽有重剛之材在上可以制在下之陰

故聖人設此辭以戒之

正義曰或者未必然之辭

案文所以弗過者寡弗過衆陽一而陰二也然位則過乎二陰之上必須防之苟以在上而弗為過越之行下與二陰相從情非相得陰險之人或有戕害之者則凶无及矣艮止也二陰進而一陽止之弗過之之象也亦防之之象也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小者陰也大者陽也小者皆過而大者皆弗過不勿弗者皆不然之辭不者无也勿者不可也弗者不肯也陽自知其勢不敵陰故弗肯過之若論其義則陽貴而陰賤陽大而陰小陽可過陰陰不可過陽今陽之知幾而不肯過陰者時也

右明文義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賛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劉氏仲平曰无咎善補過也而此爻之无咎不待有為何也

蘭惠卿曰以剛履陰非如九三之過剛而不為小人之所戕故曰无咎

案此特例也蓋沿九三之象而生辭

李氏曰剛失位而二陰已過而居其上勢必不能過於柔而制其心特以禮遏之使不得為亂而已往厲必戒者危其往而教之以謹也以是而權之

可矣非永貞之故曰勿用

李泰發曰方羣陰用事之時求動而進則危矣故當戒謹亦勿固守其正而昧於幾也處小人之間求進則為所擠陷守節則為所忌嫉蓋處位不當姑靜以俟天時之復而已

朱子曰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程可久曰防其戕者其禍深戒其厲者則禍淺上

下之勢異也

右明象占

案此卦合六畫觀之有鳥銜飛之象四陰如翼方張而二陽如腹背之聽命於兩翼此以卦論也析二體而觀之則震動而上艮止於下上者自上下者自下陰陽又自為敵而以相比為吉凶六爻无上下之應則上卦一陽二陰小者過也下卦亦一陽二陰亦小者過也故九三防在下二陰之戕而

此爻遇在上二陰之厲二陽相比而情各異趨此四陰得以為害者其羣分其黨散也夫陰在下則進而消陽在上則降而下墜故三防下陰而四遇上陰也

右明爻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贊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正叔曰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

雖密豈成雨乎

李季辨曰君位而陰居之陰倡則不成雨

朱子發曰兊澤之氣上而為雲兊盛陰也故為密雲澤降則雨兊澤之氣已上而不降故雲雖密而无雨也陰倡而陽不和不雨之象五自謂曰我爻辭與小畜之彖同蓋所畜之小與所過之小皆不可以大事過之則畜之矣

吕與叔曰此爻得位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

應斯象

蘭惠卿曰陰過或不及皆不雨自我西郊自我陰

爻所致也

案此正猶蠱之象應巽五之象五位乎君足以主

一卦故象或應他卦之彖也此卦約象兌澤氣上

於二陽而為密雲下有互體巽風以散之故不雨

西郊亦兌之象此爻當兌之上故云自我陽倡則

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雨矣小畜之象

正應此爻六四互體兊而上卦巽成小畜者六四也

右明象

程正叔曰在穴指六二也二與此爻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爲公謂公上也

張子厚曰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

楊庭秀曰如初六上六之飛鳥不能射也則乘其棲宿於巢穴者而弋之

案此陰上至五而陽於二陽初上飛而不可即唯有六二居所應之地而不應獨陰不足以倡二陽而不能和以致雨也則徒曰自我西郊為陰之過而四陰分而不聚同體者三而上遠舉矣四又陽爻而以我為厲則有下取六二之應以取我配陽六二不飛而止於艮山之下者也奇畫在上而耦畫在下穴之象需之九五六四正同此象言取則有不必獲之義公猶獻豜於公之公

李泰發曰公弋而取彼在穴失三驅之義又失弋不射宿之義

蘭惠卿曰在穴鳥之隱伏爲過之小者已亦陰柔不雨不能施澤以赦宥小過之罪乃於穴弋而取之

案唯其時物所遇而占之亦可通也

右明占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贊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李去非曰上已過無所遇也

朱子發曰上不與五相當失中也又動而過之則甚矣

陸希聲曰四以陽承五故弗過遇之上以陰過中故弗遇過之

程正叔曰處過之極不以理遇動皆過之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

案五君位四與上承乘而同體者也四在五下故弗過五而遇之上在五上故弗遇五而過之正猶六二之取象也夫已過五是臣過君矣臣不可過罪也如鳥之飛而過也然離於網羅則誅譴臨之凶之道也此爻變離易窮則變也其取象於離小過變則可以通離所謂變而通之者也

郭子和曰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過則離於凶焉

李泰發曰震動之極如鳥之飛必離矰弋之凶

李子思曰如鳥之飛不能戢翼少止而終離於網羅之凶雖曰氣數之厄亦自有以取之也

程正叔曰天理人事皆然也

朱子曰是謂災眚釋其凶之義也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始以小過為無傷而弗改如鳥之飛翔於始其終遂至離於網羅

李仲永曰處小之終而不變其過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

李去非曰旅在上則鳥焚其巢過在上則鳥離其凶小人飛揚跋扈之志觀此可以少抑矣

李泰發曰君子制行適於中而已矣太甲過亢皆致凶之道故初與上皆有飛鳥之凶初大甲而上過亢也

右明爻義

蘭惠卿曰二陽居不用事之地四則剛柔相濟而

无咎三則過剛而或戕二五雖中而過二在下而不及五在上而不雨初上為過之初終則似鳥之飛而終離於網羅也

案卦猶大過六爻中二爻為配二五初上各相配取象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三十二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卷二十八

經下篇　既濟　未濟

䷾　離下　坎上

既濟

象贊曰水在火上既濟

雜卦曰既濟定也

朱子曰既濟事之既成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

李氏曰以六位則剛柔正以二體則坎離交剛柔正則位當而不亂坎離交則用通而不窮

郭子和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

李子思曰水火不相射此太極肇分之初八卦之

定體也水火相逮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此太極
既分之後六子之致用也水在火下兩不相射所
以為未濟之象水在火上兩交相逮所以為既濟
之象也其曰既成萬物則水火之致用而成既濟
也

趙氏曰乾下坤上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
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象言之水火若未可同
於天地以畫觀之則乾畫居坤之中而為坎坎者

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畫居乾之中而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之六爻不惟皆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以是爻而居是位則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則其為既濟也豈不大哉案乾坤純體之交為泰又以二五九六兩爻交為既濟既濟者天下安泰之時已濟者也九六交于二

五則陽以陰濟變見而成火陰以陽濟流通而成水又自坎離交於上下則火下濟於陰位而成烜水上騰於陽位而成潤坎離以氣交而非水火之粗迹也故自後天之易言之則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自先天之易言之則天尊地卑乾坤定于上下而乾陽包陰而離位乎東坤陰含陽而坎位乎西日月之象也是故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以位上篇而下篇之終以既未

濟者亦坎離之交也坎離之交為既濟其所關於造化人治之大乃如此濟之得名以利涉也既未濟皆有坎坎在上已濟也坎在下未濟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石守道曰凡在險難之中非有過物之材則不能

濟
林黄中曰自過而濟艮變爲離震變爲坎易初四五之爻而成也立天下之事者必有過人之材草天下之俗者必有過人之行過而受之以濟之義也

李子思曰陰陽二氣往來於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作易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者陰陽之中所以救大過之敝也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未

濟者即坎離之中亦所以救小過之敝也

案過之大故繼以坎離之全過之小故繼以坎離之交此皆序卦之所未及言也

右明卦序

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贊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萬事皆濟若小者未亨則有所未濟小

者尚亨何況於大

程正叔曰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

耿晞道曰涉而未濟則所謂亨者有亨之道而已涉而既濟則所謂亨者乃亨之功也

李泰發曰陽大而陰小故泰言小往大來既濟三陽皆處三陰之下以陽下陰是大者既濟而能亨其小者也（王景孟同）

卜子夏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

亨小之義難明唯李說僅可通郭子和力辨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縁未濟亨下有小字誤書于此其説曰彖以既濟亨為斷句則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為孔子釋之之辭

劉氏曰六二以謙虛得中而无盈滿之累此既濟之初所以吉九五以盈滿而安止於上值其道之窮而不知變通此既濟之終所以亂

李去非曰凡吉凶之相為无窮者剛柔之相推而

各去其本位於是有變而後有吉凶之異今變之既濟則六爻之陰陽已定矣苟狃於安而无所變更則其末流必漸至於頽靡而不振此既濟之窮而終止則亂也

朱子發曰始終時也治亂者道之窮通也

李去非曰初吉者既濟也中吉者訟也終吉者師之九二訟之初六履之九四蠱之初六賁之六五家人之上九睽之九三也无初有終者巽之九五

睽之六三也然則終之實難玩易者可以有得矣

案卦以九六往來二五而成也六來居二麗于陽明去其陰闇亨而為小者之象也亦初吉之象也初論六二則終當論九五以九居五則其德當乎大君之位而上下五爻亦各當其位而天下定矣所謂利貞者以此也然各當其位之定而无復有事則一氣之流行物情之營為萬事之更代所謂定者乃亂之源也故既濟之終則亂而孔子又贊

之曰止則亂其義著明矣

右明卦象占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贊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李氏曰輪在車下尾在獸後初之象也朱子同唯剛

動之材勉於必濟何咎之有

李泰發曰履險故曳輪涉川故濡尾

趙氏曰初以陽剛當始濟之時雖曳輪濡尾而无

答以其有應而可以濟也

楊廷秀曰濟難之初將危亂而之吉亨也以剛居陽有濟難之材火性鋭進又能竭濟難之力如良馬焉駕車涉川岸已離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恤何以能濟乎

案文以應坎之四為象坎為輪為水輪在四已曳之水在四尾濡之四在川岸挽之以濟者也濟則无答

右明象占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賛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王介父曰茀者所以蔽車者也此爻柔順在中婦象也兩剛為之蔽茀象焉棄二剛以應五故曰婦喪其茀茍得志乎五則二剛猶主已而為之蔽又焉用逐七日者從其應以往反之時

劉氏曰古者后夫人皆以翟茀蔽車易以日言近

以歲言遠

李子思曰離為雉為文明有翟蔽之象

李去非曰自二之外七位而還于本位故曰七日

與復震七日同義

案六自坤五來居于此而此爻之九乃徃居于五矣二五陰陽正應則二婦也二歸于五之故居以從九則喪其上下二陽之蔽巳者矣天道无徃不復自二歷徧六爻而復本位則凡七也言日者以

位本乾也

張知常曰以中道自守雖見侵於羣枉必无失也

此善言易者也

右明象占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賛曰三年克之憊也

張子厚曰上六險而應此卦之終亂者也故以比

鬼方

李去非曰此爻應上隔三位故曰三年

朱子發曰鬼方幽遠小國於既濟之時恃險不來克難辭也離有戈兵

朱子曰以剛居陽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林黄中曰以有商之盛王伐鬼方之小醜曠日持久至於三年而後克之者謹之至也殷盂之頌曰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鬼方既服而威靈之所被者遠矣然則三年而伐一國若怯而實勇與夫快心於一戰者有間矣故曰小人勿用

李季辨曰以剛居陽竭力以濟者也如高宗之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不以師老而止也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蓋无所用小人也苟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

亦是一說可以旁通時物

案既濟之治非不用力自致也濡尾曳輪喪茀不恤然後濟甚至有負固不庭者極力之久而僅勝之成既濟之治其難如此故在六爻初四之濟也易在坎水之際也二五之濟也速九六之互相往來也唯三上之濟也難而緩蓋險陷之極而火迫乎水鄰於相息也不有高宗之盛王不足以克此幽遠不賓之人鬼方在北坎北方也上六遠地也

三年歷坎險之三位故以年計也克者剛克柔也
離爲中女之卦故有小人勿用之戒易中如帝乙
高宗之事所謂知以藏往者也
右明象占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賛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趙氏曰雖有新繻而不棄衣袽之敝以其不忘濟
難之始也郭子和同

楊廷秀曰有之為言也蓋不至於求而無之之謂也

林黄中曰說者謂衣之敗絮可以窒舟之漏愚謂不然涉川而恃漏舟備舟而恃敗絮殆非防患之道也離為日三爻皆離故有終日之象坎為憂故有戒懼之象

案離三爻濟險者也坎三爻已濟者也九象坤為常為帛此爻坤之四也已歴下卦故為衣之敝乍入

上卦故為繻之新下卦為晝上卦為夜已離下卦日之終矣戒云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者也

右明象占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贊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張子厚曰東隣上六也西隣六四也過於濟後也

幾於中時也祭而合禮雖薄受福此爻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李子思曰設彼我之辭以明在此之義

案五上體之中與四上同坎體而濟者也上六險之終故雖極力以濟之而濟之也難四險之始不盡力以濟之而濟之也易故有此象

李季辯曰此爻為既濟之君三既伐國矣治定功成之後必生侈心古之聖人其制禮也必立為四

時之定祭外此皆徼福者也故有殺牛之戒後世
邊境无事則禱祠之事起以高宗之賢代國之後
黷于祭祀以來鼎雉之變故聖人於此以祭祀言
之其為後世慮者深矣

右明象占

上六濡其首厲

贊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程正叔曰坎為水濟取水義濡亦取水義窮至於

濡首危可知也

耿𦗏道曰既未濟皆以涉川為義

李去非曰濡其尾則首可見矣濡其首則溺其尾可知矣

林黄中曰初為尾上為首

薛氏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歷險而不慮前其危可知既濟終亂其義見矣

朱子曰首尾在既未濟二卦不必拘一說各自為

象且如无咎貞吉二卦亦自不同若一爻吉一爻凶確然不易此揚子雲之太玄也易道不然

案獸首在前尾在後則既未濟之六爻象皆衡觀也皆經坎水故首尾皆濡以見凡事之欲濟者必身在其中乃可濟也首尾皆濡則身在其中矣未濟者方在水中坎在下也既濟者已出水上坎在上也若夫吉凶悔吝則各以爻之象乘遠近愛惡為義此爻之厲登岸而材弱恐復溺焉故設此戒使

已治者之不可忘危懼之心也書曰若涉淵水茲予往求朕攸濟此之謂也兩卦首尾不言何獸未濟姑曰卦有狐象此卦曳輪則牛之象也離為牛也

右明象占

案既濟險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也而卦義相反焉蓋以水火相濟不相濟之象也然險終在前故既濟終厲終出乎險故未濟終孚應易窮則變之

義

右明爻義

劉長民曰爻辭皆不稱旣濟者以其各得位而互於遯爻明其義也初上居前後故以首尾言之二以中女旣濟故稱婦三以過時旣濟故稱伐鬼方四以臣旣濟五以君旣濟者也

案下三爻用力於濟者也上三爻旣濟之後也六爻皆當其位彊者濟而弱者不能濟故喪失戒厲皆

在陰爻未濟六爻皆不當位然反陰陽相濟故无
凶咎至其濟否亦以彊弱也唯未濟六五君位居
中得吉自未濟六三之外兩卦諸爻不言濟者以
首尾皆濡見濟之義也

右明六爻

䷿ 坎下
離上

未濟

彖贊曰火在水上未濟

雜卦曰未濟男之窮也

虞仲翔曰六爻皆錯故稱未濟干令升同

林黃中曰既之為言盡也已往之辭也未之為言有所待也方來之辭也　又曰可以濟者有其具也未可以濟者俟其時也

程可久曰火自炎上水自潤下无相濟之功六爻雖位失而有應非不濟也特未濟爾

毛伯玉曰火在澤上猶在水上也彼為睽而此為

未濟豈以剛柔皆應故邪是故易以陰陽奇耦明君臣父子夫婦之象以有應無應辨從違逆順之情蓋以天下之治未有不本於相與而天下之變未有不激於相悖也

此賛所謂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右明卦義

象賛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張敬夫曰太極立而自然有乾坤乾坤立而動靜倡隨自然生矣是二物者未嘗相離而往來於无窮故物之麗於此者不能无屈信往反之數既濟者既然也未濟者未然也言物之既然矣而又有將然者來焉剛柔相摩動靜相生吉凶相倚有无相禪无時而已也

程可久曰麗於數者其變无窮蓋莫適爲終始

林黄中曰未濟既濟之反也覆而視之既濟猶未濟未濟猶既濟也坎為水離為火水火相資而成是為既濟水火各反其所是為未濟

朱子發曰天地之道以坎離相濟以日言之日降則月升以月言之日交則月合以歲言之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之象未濟藏焉

李季辨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

先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案乾坤坎離對立者陰陽水火之體也咸恒既未濟相交者陰陽水火之用也陰陽之氣判而爲天地水火之精運而爲日月此所謂四象蓋指乾坤坎離不可誣也

右明卦序

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贊曰未濟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李子思曰自否之六二柔上行而得中天地相交否者亨矣　又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其亨之之理使當未可以濟之時坐視而不求所以濟者无是理也故在既濟之時則有既濟之亨在未濟之時則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用之亨也未濟方來之

亨也

李泰發曰雖陰陽各不當位而内外各有應有亨之理方時多難君臣同心上下協力事无不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

案内外有應李子思亦同此說

王景孟曰六五以柔得中虛已任賢賴之以濟故近而九四以剛而承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所以濟者在入而亨其成者在五此所以能亨也

彖贊言柔得中雖不當位剛柔相應蓋指二五居中在未濟之時上下同心所以能亨也五乾大君之位中天下而立柔自坤之二而上行得之故九自乾之五遯而下來二五為應此未濟之為亨蓋孔子之說如此餘說亦可以旁通而曲暢也

右明亨

劉氏曰狐之濟獨小者遺留於幾盡之時汔濟謂初六也以況陰柔不決之人其濟不能處先而常

失於後也
朱子發曰狐首輕尾重聽水負尾以其剛不息是
以終濟
李季辨曰以上六居初小狐也濡尾而不能曳輪
故未濟也既濟柔處二而得中雖婦道亦濟也未
濟柔居初而未能出中故為小狐幾濟而未濟也
耿晞道曰將濟而未濟正涉險中必有過越之材
果斷之志然後能進而免險今初六之柔則材不

足也居陰則志不果也在險下而未出中故有小狐汔濟之象是小者未亨所以未得爲既濟也涉險而在物後有濡其尾之象夫有陽剛之材如既濟之初九濡尾何害初六无其材是以无攸利也胡翼之曰既濟上六怠忽而不思其亂是以反爲未濟之時欲復其所濟必籍大材德之人與之戮力同心不畏險阻奮然而往以濟苟有小材德者是猶小狐之涉淵水雖僅至於濟不免濡溺无所

利也

毛伯玉曰既濟之初九陽也君子也此卦之初六陰也小人也小狐之象小人也非濡尾之不可而小人之不足以濟也

右明卦象占

初六濡其尾吝

贊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卜子夏曰以柔濟險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況其

深遠必不濟矣

李泰發曰志欲有為而才不足雖履危涉險奮不

顧身為可吝也

楊廷秀曰既濟之初九彊於材者也已濟而濡其

尾故无咎此卦之初六弱於材者也幾濟而濡其

尾故吝然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

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林黄中曰彖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一卦之

初其失未遠也故系之憂虞云爾
右明象占
九二曳其輪貞吉
贊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干氏曰坎為輪離為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故貞
吉
李泰發曰當險難未濟之時必資剛健中正之臣
然後克濟大業輪者車所恃以行遠也本爻是已

六五之君所賴猶車之有輪也非能盡力於驅馳
必正而後吉
李子思曰既濟之濡尾曳輪止在初九一爻蓋方
既濟之初如此耳若乃未濟初六既濡其尾矣而
九二猶曳其輪則以其時之不同也然此爻之於
六五剛柔相應雖在險中未可驟進其終也必相
應以亨故惟居中以守正而待時之至則剛中之
材終可以濟又安得不吉乎

案未濟之卦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二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又先後一位爾蓋未濟之二乃既濟之初未濟之四乃既濟之三其爻之剛則然也所不同者時與位之異故吉凶亦異焉夫既濟之坎輪在外而初曳之初應四者也是車既濟而離牛曳之以登于岸者也未濟之坎輪在內則二乃輪也而誰與曳之得非六五乎輪正溺水中而六五在上以曳之五者離之牛位也此爻陷於

險而難出故靜以俟正應之援及其終也未濟而亨則吉矣

右明象占

六三未濟征凶不利涉大川

贊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程可久曰材不勝位應上九无事之地功未集而遽往焉凶之道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故其

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涉當爲不利涉

此說是也應上无位不可以往則坎未能出故不利涉蓋征則以水遇火成既濟矣非未濟之象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六爻俱失位初上處无位之地中四爻其三皆曰貞吉獨於六三不曰貞吉而乃曰未濟征凶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者

乎

此說得之下卦既終復之上卦並法然也因而重之之謂也故易之於三每有終止之義而亦每有上進之義此爻當止者也亦當進者也而曰征凶云者下體坎也若舍坎而征則濟乎險

涉乎川矣

張知常曰下卦皆在險而二獨以中獲貞吉初不量力而三不當位故其患如此

右明爻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贊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陸希聲曰爻已出險是將濟者處非其位行未得中故能貞吉然後悔亡三年有賞者明有德之君非親征之可貴用得其人故有功而可賞

林黄中曰震用伐鬼方之象與既濟之九三同然以九居三君道也以九居四臣道也

程可久曰震爲雷天之威怒也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君興衰撥亂者也有賞于大國蓋以大國賞功云

李子思曰以剛居陰本自有悔唯居貞俟時當其可動然後吉而悔亡雖然已出坎險之上而時可動矣鬼方之伐亦不免乎三年之淹兹所以爲未濟之時乎

案貞吉悔亡亦戒以用靜吉動有悔也震用伐鬼

方三年此則既濟之時也然久而不克豈非有悔
今既功成受賞其悔乃亡方其伐鬼方也猶然未
濟也克之然後濟未濟有此不賓之人待其威行
既濟而後受賞焉可也為戎首不可也鬼方初六
也有賞六五大君也大國本爻之位陽為大位為
國也若乃三年震伐則象同既濟之九三

右明象占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賁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朱子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林黄中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坎爲孚離爲光

李季辦曰九二陽爲君子進遇文明之主相與共濟君子之道光矣剛柔相孚吉孰大焉

李泰發曰九二中正之臣為之正應四上二陽相為夾輔能虛已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无悔也所以未濟者以險難在內也所以險難者以九二陷于二陰也今也六五藉左右二陽之力以曳九二之輪九二上應則坎不成坎而險難濟矣此本爻所以為貞吉而无悔三陽君子之道所以光也有孚于三陽豈非吉乎前所謂吉者以居中下應為貞而吉也後所謂吉者以三陽相與有孚而吉也義各有

主故辭繁而不殺抑又觀之卦之爲文者六而貞吉者三固戒以用靜之吉其亦以爻不當位而爲之戒乎

右明象占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賛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程可久曰處未濟之終當无事之地爲人君所尚葢濟時之功既成故有孚于飲酒无咎

林黃中曰坎為有孚為酒離中虛飲酒之象飲酒亦不可以无孚需于酒食是也飲食燕樂而不失其孚斯為无咎飲酒者燕樂之事也濡首者沉溺之形也

案君臣相孚未濟之終有濟者焉飲酒以樂其成未為過也所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者也然沾醉而至于濡首則前日之相孚者今失于逸樂之過矣孚酒皆坎之象離有順合之象飲酒之謂也濡

首象同既濟既濟首尾象之曳輪此卦尾傅于小狐就為狐尾而首傅于飲酒就為酒濡飲者之首也皆緣上文生義要之濡首至尾皆以全身濟險為象者也剛過中故有失是之戒

右明象占

李季辨曰聖人設卦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者所以寓生生不窮之意也未濟易之終上九未濟之終生生不窮之理在是夫亂者治之基治者亂

所伏未濟之極豈終于不濟哉以上九之才信其終于必濟也

嘗聞天包地天如雞子地如卵黄此以象言也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耦數在奇之中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蓋數奇則生生不窮也易之爻三百八十又四而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九又生一其數不窮而耦爻包伏於奇數之内此造化自然之數也

右明爻義

李季辨曰以六居初濡尾而不曳輪故未濟然卦有三陽曳輪伐國濡首濡尾无異于既濟但初爻得陰故曳輪不在初而在二伐國不在三而在四飲酒不在五而在上故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

案既濟初剛終柔故初吉終亂未濟初柔而終剛故有孚于飲酒既濟矣治則生亂唯未濟故圖所

以濟者焉

右明六爻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

厚齋易學卷三十二

謄錄貢生臣黃　琮
謄錄舉人臣黃道暤